

**Holographic Biology, Deliberating with Academician Zou Chenglu, Patriotism and Nobel Prizes**

ZHANG Yingqing  
[tysyxb@vip.sina.com](mailto:tysyxb@vip.sina.com)

(Research Institute on Holographic Bi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Leaderette: The cognition and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freedom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cognition and science, but also the foundation of overall human civilization. China'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has stridden into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al era, but the remains of "dictatorial rule" and "persecution" from the huge burden of feudalist tradition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is still difficult to be eliminated, which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gnition, science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today. Therefore, it has been of speci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hat CCP central committee takes "Emancipation of Thoughts" as its political guidel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prime productive for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which are not on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but also initiated and encouraged. The dispute in cognition and in science is the premise of development in cognition and science, and is the indispensable process and par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lography is contemporarily a new study, on whose basic principle, Zhang Yingqing, a Chinese scholar, has founded "holographic biology", which is also a new study still in the disputed state. Various disputes are normal. It is due to the various comments and apprais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tudy is made possible. The article published here was handed to a visitor by Zhang Yingqing before his passing away. He hoped to have the article published, but regretfully he, himself, did not see it in print. This can be a fulfillment of the writer's wish, and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mote the profound cognition and exploration of "holographic biology" — a new scientific scope. In addition, we hope to inform our readers and authors that this periodical has maintained a column, "Oriental Academic Innovation", which is established on the judgment and faith of offering valuable treasure and profound edifica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humanitarian thoughts, in China's traditional scientific thoughts, in contemporary human innovation of cognition and science. It is also our firm belief that facing human academic innovation, it is time for Chinese nation to produce global giants in thinking scope and in scientific scope. Therefore, we welcome your donation of manuscripts as always, and will constantly give grand release of masterpiece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Zhang Yingqing; holographic biology; Nobel prizes

【科学】

## 全息生物学·驳邹承鲁院士·爱国主义与诺贝尔奖

张颖清

(山东大学 全息生物学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编者按〕 认识和科学探索自由,不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石、科学发展的基石,而且也是人类文明整体的基石。我们的政治文明已经跨入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时代,但几千年来厚重的封建主义传统的“一言堂”、“文字狱”的残余仍然难以消除,制约着我们今天的认识发展、科学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党中央把“解放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方针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被尊重和保护,而且被倡导和鼓励。认识争论和科学争论,是认识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前提,是“科学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过程和环节。全息学是当代的一门新型学科,我国学者张颖清先生根据全息学的基本原理创立的“全息生物学”,也是一门新型的尚处于争议阶段的学科,有各种各样的争论都是正常的。正是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评价,才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以下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已去世的张颖清先生在逝世前交给一位探视者而希望公开发表的文章,遗憾的是未能在作者逝世前发表。现发表此文,以还作者之愿,并期望能推动“全息生物学”这一科学探索新领域的认识深入。另外需要与各位读者和作者朋友交流的是,本刊坚持出版十余年来的《东方学术创新》栏目,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可以对人类当代的人文认识创新、科学认识创新,提供宝贵的矿藏和深刻的启迪这一判断和信念之上;同时我们也坚信,面对人类的学术创新,中华民族是到了在思想领域和科学领域出世界伟人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这方面的来稿,并不断地隆重推出这方面的力作。

〔关键词〕 张颖清;全息生物学;诺贝尔奖

〔文章编号〕 1672-2035(2007)06-0014-06

〔中图分类号〕 N03; Q0 [文献标识码] A

1995年4月3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邹承鲁院士的一封信。我对该信中涉及全息生物学的内容,有着强烈的不同意见。但因当时我见到该报时,正要启程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和讲学,未及立即有所反应。回国后,虽科研工作很忙,但为澄清事实,维护科学尊严,我特写本文,希望能予照登。本文中所引述的内容,凡在公开出版物中不能查到的,都在所引述的内容后加注了“附件几”字样。附件提供给编辑部在审查我所引述内容的真实性时使用,不供发表。但我文中的“附件几”字样本文发表时请保留。

### 一、国际学术界对全息生物学的高度评价

经过自1972年以来的23年研究,我创立了全息生物学,全息生物学是研究全息胚生命现象的科学。我所发表的全息生物学内容,主要有:全息胚学说、人体生理病理相关部位分布的全息胚律、全息胚诊疗法或生物全息诊疗法、穴位全息律、泛胚论、生物全息律、生物全息电图诊断仪、生物全息治疗仪、全息胚针灸理论、全息胚针麻理论、在基因组中cDNA返接与缺失动态平衡论、子基因组理论、子基因组扩增形式新基因组并建成细胞的理论、强化期望性状转基因组合工程理论、全息胚定域选种法和全息胚定时选种法、由全息胚复式跟随发育建成生物个体的理论、泛控论、癌机制的全息胚胎癌区滞育论、艾滋病的HIV病毒和佐剂所致免疫超敏论等。

我已出版的专著有《全息生物学》上册(1989)、《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1982)、《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生物体不同结构单位的统一性和人体生理或病理相关性的新发现》(1992)、《新生物观：全息胚学说及其对生物学、医学前沿若干疑难问题的解决》(1991)、《生物全息诊疗法》(1987)等五部专著，上述后三部专著已出版了英文版。《生物全息诊疗法》的英文版是在中文版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1987年以《全息生物学与医学》(ECIWO Biology and Medicine)为书名出版的。其他两种英文版书名和内容与中文版相同，《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生物体不同结构单位的统一性和人体生理或病理相关性的新发现》英文版比中文版早一年出版，《新生物观：全息胚学说及其对生物学、医学前沿若干疑难问题的解决》英文版比中文版晚一年出版。上述三本英文版的情况可以在由美国权威机构 ISI 出版的 Current Contents: Life Sciences 第 36 卷第 48 期和第 37 卷第 3 期查到。

世界卫生组织科学组成员、波兰国家卫生部顾问嘎纽斯赞乌斯基教授在 1988 年给我来信说：“我详读了您的杰出的书《全息生物学与医学》，我被您的绝妙的理论所深深打动。”(附件 1)他在瑞典出版的英文《针灸的复兴》一书用整章篇幅介绍、高度评价我的发现。

当时还是苏联的拉脱维亚功勋科学家、医学博士波特诺夫教授 1988 年读了我的书的英文版后，给我来信说：“我被您的基础和意义深远的对该问题的研究深深地打动。”(附件 2)他后来把我的书的一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的《А С Э А М》杂志发表。

埃及国家卫生部顾问、全国医学会主席戈嘎瑞博士 1988 年给我来信说：“我读了您的书《全息生物学与医学》，我的一些同事也读了。你付出了许多艰苦努力，取得了杰出的极其重要的结果，实际上，这是科学中的伟大工作……我认为，全息生物学将对医学和对人类健康作出伟大贡献。”(附件 3)

仅据我得到的材料，国外 8 国 16 种外文医学刊物几年来发表了 30 篇专门文章，评价、介绍我的发现。我的关于人体生理或病理相关性的新发现，以及我在此基础上发明的生物全息疗法，已被译成英、德、日等 9 种文字，已被 30 余个国家的医生临床应用。由于有国际上的这些反响和应用，1990 年 5 月在新加坡、1992 年在挪威奥斯陆召开了两次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并将于 1996 年 9 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第三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这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全息生物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强大的生命力。已开过的两次国际大会，每次都有 100 多人参加。大会上每一位代表的发言都首先表明他们是应用我的理论所取得的成果。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前去参加这一以中国人的发现为主题的大会，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是中国的发现走在了他们前头。这两次国际大会，我国使馆都有负责科技的参赞参加，中国驻挪威大使王桂新还出席了挪威奥斯陆大会。奥斯陆第二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大会全体代表正式通过的宣言指出：“全息胚学说对生命科学的进步具有重大贡献，在生物学的众多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在全息胚学说基础上的治疗方法的确具有惊人的疗效，可以用于治疗人类所患的众多疾病。”“根据大会所报告的大量病例，我们相信如果这套方法能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并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应用，那么这套方法对促进全世界的健康事业将能起到重大作用。”

1990 年、1991 年、1992 年，我三次访问了评定颁发诺贝尔奖的瑞典。对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评选颁发机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科学家介绍我的理论。也与许多对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具有永久提名权的教授(瑞典各医学院校的教授有这种永久提名权)进行学术交流，向他们介绍我的发现，也了解到他们对我的研究的看法。

我第一次访问瑞典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给国家教委发(91)典科字第 06 号文指出：“我们把张颖清教授的有关材料介绍给了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医学营养系副教授瑞福特先生。瑞福特先生是该系主任的得力助手。本人是结肠癌专家，目前正致力于癌与食物关系的研究。他对张的全息生物学很有兴趣，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理论，作为对现代生物学的补充很有意义。因此愿意与张教授进行学术交流。”(附件 4)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瑞典，由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院长、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1982 年获奖者萨缪尔森安排我在卡罗琳

斯卡医学院生理一系作了学术报告。此外，我还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肿瘤系、医学微生物生态系、医学营养系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生物学院、隆德大学医学中心、乌普萨拉大学国际儿童保健组织、斯图日贝医院、麦地瓦登医院、国家残疾人组织、中国赴瑞典留学生组织共作了十二次学术报告。

我在瑞典的讲学访问活动都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或教育处的同志在场。我第二次访瑞之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给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发了（91）典科字第 39 号文介绍了我的访问和讲学的情况指出：“根据张颖清教授此次访问活动的情况，我们认为，只要进一步做好全息生物学理论的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加强宣传，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张颖清教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附件 5）第三次访瑞之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和教育处给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又发了（92）典科字第 31 号文，指出：“在访问过程中，这些教授与张颖清教授进行了友好热情的交谈，就全息生物学作了学术讨论，并对张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五人评委之一的格瑞讷教授祝贺取得已有的成就，希望能看到张取得更大的成就。诺贝尔会议成员费尔克曼教授认为，作为整体理论，张的理论是辉煌的。张的理论为二千多年的针灸提供了理论解释。隆德大学健康中心的斯彻斯滕教授还安排张教授在他的研究机构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并表示要在他们那里开展全息生物学的应用工作。”（附件 6）

1992 年去瑞典之前，我已将我的两部英文版著作和上海科教电影厂拍的关于我的理论的三部科教电影的英文版录像带，给了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评选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五位委员之一的格瑞讷教授（他是该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生理学家，又是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所长）。我并在给他的信中明确说，我个人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生理病理相关性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我在此信中还谈到，“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还无一位中国人获生理学与医学奖。这对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是一个重大的遗憾，这对诺贝尔奖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大奖也是一个重大的遗憾”。我到斯德哥尔摩之后，他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会见了。我们谈了 2 个小时。他给了我的理论以热烈祝贺，说我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并进一步详细了解了我的理论。我回国后，他又给我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提出的你的那些技术。”（附件 7）

我 1991 年 12 月访问瑞典，正赶上诺贝尔奖 90 周年庆典，1963 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英国赫胥黎教授恰来瑞典参加这一庆典。他在瑞典就读了我的书，并在其下榻的宾馆 12 月 9 日给了我信，寄到中国使馆我的住处，指出：“若被充分证明，你的理论显而易见地将具有非常伟大的重要性。”（附件 8）

我第二次访问瑞典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肿瘤学系主任瑞沃兹教授主持了我的报告会，听了我的报告后，他说：“这一理论是很令人振奋的。”“你的报告引起了学习你的理论的兴趣。”第三次访瑞典时，在我们的会见中，他表示：西医在抗癌方面已没更好的办法，你的全息胚学说有望突破这一难题。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麦第瓦登医院的报告会后，报告会主持人瑞斯谬森教授说：“这个理论非常新颖，你的理论似乎是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方法的结合。你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新颖的，是新思路，是非常好的思想，表达清楚，富有系统性。”

## 二、驳邹承鲁院士

4 月 3 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邹承鲁的信，其直接针对全息生物学的是：“过去几年，所谓‘全息生物学’的文章时有所见，国内生物学界对此有强烈的不同看法。”由此不难看出，邹承鲁对全息生物学的了解只是来自“时有所见”的新闻媒介的报导文章，显然他没读过我的专著，不了解我的全息生物学的内容，也没有读过几百篇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对我的发现的验证和应用论文。

事实上，不仅国际学术界的科学家对我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生物学界科学家对

我的研究的看法，有文字可查的也是：很好；而并非如邹承鲁所说“有强烈的不同看法”。早在 1987 年 8 月 8 日，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就在他给我的亲笔信中写道：“多年来，您刻苦钻研，取得了优异成绩，创立了全息生物学，在科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深为敬佩。”（附件 9）早在 1988 年，在中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 1804 号提案中指出（该提案由两位医学届政协委员宋鸿钊教授和王贤才主任医师提出）：“我们应有问鼎诺贝尔奖的雄心壮志，而且从现在情况看来，诺奖对我们，绝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对有诺奖苗头的科研工作，应给予重点支持。象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的全息胚学说和应用该学说控制癌瘤的观点，就是很有前途的学说。”（附件 10）武汉大学生物系杨弘远教授（现为中科院院士）也曾在 1987 年给我来信说：“全息生物学是一个崭新的学说，对医学和生物学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拜读之后，不胜钦佩。生物界千变万化，一个重大的学说要得到普遍事实的支持，当然还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和艰苦卓绝的工作。我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功！我本人是从事植物胚胎学的，兴趣集中在本学科的实验上，过去很少思考更广泛的生物学问题。您的许多新颖观点，将对我的工作有启发。”（附件 11）我的发现还被编入由上海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等四院校合编的《医学生物学》、天津中医学院编的《俞穴学》等医学院校教科书。为了交流国内学者在医学、农学、古生物学、植物学、中草药学等领域对我的理论的验证和应用，专门讨论我的全息生物学理论的全国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已召开了四届。每届大会都有大会一致通过的纪要，都对我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的《生物全息诊疗法》一书 1987 年和 1988 年两次印刷，共发行 7 万 5 千册。读了该书的医生，很快用于临床，即取得了很好的诊疗效果，甚至在许多疑难病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疗效。我的《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生物体不同结构单位的统一性和人体生理或病理相关性的新发现》一书附录的 61 所医院的正式应用证明，经统计诊疗病例数是 332 708 例。在《全息胚学说医学应用——第二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一书的 168 篇医学应用论文中，据统计有 253 389 例。这样，至 1992 年的统计，对生物全息诊疗法的应用已达 586 097 例。治疗有效率和诊断的符合率一般都在 90% 以上。治疗的病种已有 250 种左右。全世界已有千千万万人由于我的这一发现和发明而受益。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毕生的追求就是，探索自然，造福人类。现在看到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发表之后，能够被众多的学者重复和验证，并得到了广泛的实际应用，解除了千千万万患者疾病的痛苦，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直接地造福于人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我高兴的呢？国内许许多多医生对我的科学发现的大量的成功应用和验证，这难道不是国内学术界对我的发现的最好的看法吗？

邹承鲁的信还说：“关于‘国际全息生物学会’，我查过‘国际科学学会联合会（ICSU）’下属的全部国际性学会名单，没有所谓的‘国际全息生物学会’；……一个没有取得权威的‘国际科学学会联合会（ICSU）’承认的所谓国际学术组织，也只能认为是一种私人组织。”邹承鲁所说的这个“国际科学学会联合会”，事实上恰恰是非政府组织，只不过是外国人主持的。国际全息生物学会如果不愿意或还没来得及参加这个国际组织，当然邹承鲁在那里就查不到。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项规定说，一个国际学会非要参加这个“国际科学学会联合会”才算合法。国际全息生物学会绝不是象邹承鲁所说的“一种私人组织”，而是严肃的、正规的国际学术组织。只不过这一国际学术组织是由一个中国人张颖清担任主席。这一国际学术组织的严肃性和正规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际全息生物学会总部设在中国经过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于 1991 年 6 月 8 日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文件》教外际（1991）254 号，这份发给山东大学的正式文件中说：“你校张颖清教授创立的全息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关注。我委同意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总部设在你校。对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委在可能条件下将继续给予必要的支持。也希望你校加强管理并积极协助解决其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有关问题。”（附件 12）第二，国际全息生物学会进行的是合法和正规的学术活动，举办了在新加坡和挪威奥斯陆召开的两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每届大会都有近 30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第一届国际大

会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论文集的中文版（共 440 页）和英文版（16 开，共 639 页），93 篇论文目录全部刊登在著名的在美国出版的《近期目录：生命科学》第 36 卷第 48 期 13 至 16 页上。此外，这 93 篇论文还被《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部收录。而众所周知，《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与《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一起是国际上最具影响的三大检索工具。第二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论文集的中文版（共 771 页）和英文版（16 开，共 779 页），188 篇论文的目录也已被收录于《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第三，国际全息生物学会的会费都入了山东大学财务处，账目都由山东大学财务处管理。

邹承鲁的信中还说：“又据我国科协的资料，所属的全国性学会中也没有‘中国全息生物学会’。”因为这一学会从来没有成立，如果能查到不就奇怪了吗？

邹承鲁的信中还说：“现寄上周慕瀛同志的一篇文章，希望予以照登”。4 月 3 日《中国科学报》在发表邹承鲁此信的同时，也“照登”了山东肥城矿务局职工医院周慕瀛的所谓《全息生物学质疑》一文。周文一开头就说道：“全息生物学立足于三个定律，三者灵魂乃生物全息律。”这充分地表明，周慕瀛并不明白什么是全息生物学，却想对全息生物学质疑，这岂不荒唐。凡是系统读过我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全息生物学是由我的很多发现、很多理论、很多发明组成的系统的科学体系，既不是立足于三定律，也没有三者灵魂乃是生物全息律之说。这篇被邹承鲁荐登的文章，实在不值得理会。

### 三、爱国主义与诺贝尔奖问题

一个科学家是应该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巴顿也说，“科学家通常都知道在国际的啄食桌上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科学家应该在发表他的发现的同时，也应将对这种发现的想法告之人类。如果隐瞒这种对自己研究的看法，无论是由于谦虚还是胆怯，都是一种对人类科学极不负责的态度。达尔文、牛顿、哥白尼等伟大的科学先行者，都在他们的著作的序言或总结中，直述对自己的发现的看法和评价，毫不隐讳。我一直以这些伟大先行者的高尚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表率。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的发现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观，使人类对生物体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和观念性的改变。我的发现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已给人类带来直接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医学上的应用，将使人类人人享有医疗保健成为可能。同时，我也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相关部位分布规律的新发现，有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价值。

受到美国国立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哥伦比亚大学乍克曼关于诺贝尔奖问题的研究指出：“新获奖者和他的同事们很少会感到是出其不意的喜讯……在主要候选人脑子里考虑的不是能不能获奖，而是何时获奖的问题。”我深知我的发现有获诺贝尔奖的价值。我也愿意为实现中国在诺贝尔奖方面的零的突破作出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对该项成果的深化研究、更多的验证和应用）。但我也深知获诺贝尔奖是件不容易的和复杂的事。这也许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劳斯 1911 年发现用病毒可以培养恶性肿瘤（劳斯肉瘤），但他在五十六年之后才获奖。我也深知一项应该获奖的项目最后也可能并没能获奖，这在科学史上不乏其例。但这并不应该使我们预先就放弃争取获奖的努力。

我十分同意赵红州教授“诺贝尔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6 月 28 日《中国科学报》），对我国科学界时弊的揭露，也同意他说的“诺贝尔精神的核心是鼓励科学创新”。我认为，科学创新既应是科学家的最高理想，也应是科学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又应是科学家的最高责任。科学家应将自己作为人类的代表去探索自然，去发现自然界人类尚未发现的现象，去揭示自然界的人类尚未认识的规律，去解释自然界中人类尚不能解释的事实，并且用这些新发现、新理论去造福人类。这也是我一直遵循的人生准则。我也同意赵红州教授将诺贝尔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相联系的看法。我认为，一个科学家又是一国公民，完全应该有强烈的

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一个科学家应责无旁贷地为本国争取大的科学荣誉。诺贝尔奖毕竟是科学界的一种很高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如果一个科学家发现自己的成果有获诺贝尔奖可能时，就应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积极创造条件，作出使这种获奖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努力。我建议国家应该有个“诺贝尔奖计划”，以便对有获诺贝尔奖可能的项目如何去争取获奖，统筹管理，重点扶持，加快发展。我们中国人在科学领域，应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古代的中国人，创造了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作出了伟大的四大发明，作出了大量的科学发现；现代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在中国本土上，创造出惊人的科学业迹，使中国的现代民族科学自立于世界现代科学之林！

（注：为尊重已去世的作者，本文为原文照登）

【责任编辑 张进峰】

〔个人简历〕 张颖清(1947~2004)，男，内蒙古包头人，生前为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发表在《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上